

移民与否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

超声波 Ultrasonic Wave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移民潮终于成为社会议题。其实,移民作为社会潮流和社会性的私人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只是随着最近媒体的报道,这个议题得以公共化。

移民有移入与移出。中国虽然也是一些国家移民的移入目的地,例如非洲裔人口在广州一直持续增加。但人们所说的移民问题,准确地讲,还是中国公民移往国外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波移民潮势头猛烈,与上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不同的是,这一波移民潮的主力,是这个社会中已经获得了成功的群体,与移民伴随的是资本与知识的流出。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生活地点的跨国界、跨文化选择也在生活方式选择权之中。这就是说,对公民的移民行为和移民意愿应当正常看待。移民中可能也包括一些贪污受贿或非法获得巨额财富而寻求安全的人及其家属,但在总量中,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大量的人并非如此。

如果这里只是一个让人发财做生意的地方,那就可能只是一个“好好学习,准备离开”的地方,那就可能无以承载人们的生活理想,而追求幸福的生活永远是人生的根本。

移民潮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却不能不令人深思。移民出国的人,希望在国外获得的,是这个社会还不够完善的那些东西,例如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环境、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客观地说,这些东西大多是一个社会被认定为“好社会”的那些要素,而且直接关系到人们幸福指数的高低。当我们说到长治久安时,这些要素会涌现在头脑里。

移民意味着生活的重建,意味着文化和社会关系的陌生化,这是代价,然而人们认为这些代价值得付出。移民更是一种确认,确认自己愿意过怎样的生活,身处怎样的社会。在代价与确认之间,移民完成了选择,这是自主行为。如果说出生何处是无法选择的,是天然的,那么当人们移民时,选择是主动的,这种主动选择超越了与生而来的规定。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实践自己的意愿。合法移民是个人的选择意愿与移入国的接受许可合一的结果,这使得拥有资本或者技能成为合法移民的条件。这就是说,相对于有移民意愿的人,有能力移民的人可能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那些

有移民意愿的人,可以说是在心里对生活方式作出了选择的人。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生活方式,但有些生活方式确实让人更满意一些。当我们说到生活方式时,所指的并不只是也主要不是物质丰盛,而是一个社会的总体环境,它渗入人的全部日常生活,影响其行为和心情,这包括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它规定人的现实生活状态,更提供生活的未来预期。说移民是“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并不确切,更加确切的说法,可能是他们在支付转型期中国所付的、忽略的以及未来并不确定的代价。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发展的一种断裂,它发生在蓬勃的生机与犹疑的生活之间,发生在增长与幸福感受之间,发生在实力与未来之间。处处是生机,经济在增长,国家的实力在增强,而人们对幸福感受的不足和对未来的不安也在增长。问题不在于还没有十分规范的法律、良好的教育环境、安全的食品、充分的权利保障等等,问题可能主要在于这些东西在未来的预想中仍然是缺乏的。如果这些是未来可期的,那么人们将抱有信心;如果这

些在人们的未来设想中是不可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需要问一问的是,那些构成一个“好社会”的要件,在人们对未来预期中何以会欠缺?这个社会的改革是否准备推进到建设一个“好社会”最核心的地带。

从移民潮中,还可以看到成功与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并不是一回事。这里仍然是一个可以成功的地方,仍然是一个可以产出成功的地方,无论财富的梦想,还是知识的传奇,都一样。

世界上有很多钻石和石油产地,那里也能够让人发财,甚至人们愿意为之付出巨大的风险,那是“冒险家的乐园”,但获得财富的人不认为那里就适于生活,困顿中的人们固然热爱故土,但也随时准备离开。

一个地方,离开不仅成为成功者的选择,而且成为成功的标志,那就迫切需要社会变革,迫切需要一种有关未来进步的承诺。

刘洪波
(著名评论家 资深媒体人)



(上一期星期柒新闻周刊封面)

名嘴同期声

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

白岩松 新闻171



“我不主张在平常的日子里头来进行这种人肉搜索,但是关注到公众利益的时候,就可以行使人肉搜索这样一种功能。”

——白岩松主张对“张悟本们”的所谓名号进行人肉搜索。

孟非 零距离



“让‘同志’这个称谓仅仅保留在政治领域或许能使之更加纯洁而崇高。”

——孟非认为“同志”这一称谓从社会大众生活中淡出是一种必然,也体现着进步。

东升 东升工作室



“看看我们的病根在哪,药方又应该在哪。千万不要就事论事,扭头就忘。”

——张悟本事件曝光后,东升希望大家应该举一反三,杜绝类似的事情发生。

吴晓平 听我韶韶



“到底是科技在倒退,历史在倒退,还是现在有些人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不成个‘猴子耳朵’?”

——南京江心洲夹江大桥开通才5天,便道台阶一碰就掉角,什么原因?老吴心里明镜似的。



鸠山由纪夫

“日中关系,日美关系,日韩关系,拜托你了。”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最后一任的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塞给后来当选首相的菅直人一张写着如是内容的字条。

官员应该“三思而后行”

——回应“名嘴同期声”之孟非言论(5月30日柒周刊A3版)

我国官员出行时前呼后拥的现象由来已久。古时八抬大轿锣鼓喧天,如今汽车长龙浩浩荡荡。难道他们不知出行所花费用都是由老百姓掏的口袋?在提倡节约

型社会与低碳生活方式的今天,身居高位的官员们难道不想想以身作则地为平民百姓们树个榜样?希望为官者“三思而后行”。

(南通 倪政伟)

希望摇滚放低身段

——回应《夜幕下的南京和鲍勃·迪伦一起摇滚》(5月30日柒周刊A6版)

每每看到写摇滚的文章,主人公总是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执着姿态,觉得自己小众,觉得不被理解。既是坚持梦想,何患有无市场?放轻了看,摇滚仅是

一种稀松平常的生活方式,而不该被人描述成“唯我独尊”的模样,也正是有了其他形式的音乐,摇滚精神才更令人心驰神往。

(南京 詹颖)

马云为什么不跑?

——回应《“富跑跑”留下一串问号》(5月30日柒周刊A11版)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曾感叹:“为什么偌大的上海留不住一个马云?”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有赖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国家有义务为企业家提供更好的、没有后顾之忧的创业

条件,给先富起来的人吃一颗定心丸。同时,“先富”们也应当不忘社会责任感,用实际行动回报国家和人民。“先富”带动“后富”,才能大家“都富”!

(南京 姚友平)

还有多少“职能失效”的部门

——回应《开发商不听,我们也没有办法》(5月30日柒周刊A3版)

这话要是出自普通百姓之口,是因为无奈,出自国土官员之口,那就是百姓之悲哀了!这一国土监管失效事件的出现提醒我们,问题已不是懒政、不作为那么

简单了。作为民众的一员,我不禁担心地要问:类似这种“职能失效”的部门还有多少?是政府拿出办法的时候了。

(无锡 季友力)

直接引语

Voice and Opinion

“公务员没吃亏,占了点小便宜,农民占了大便宜。谁吃亏了?唯一吃亏的是收红包的医生。”

——陕西省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总结“全民免费医疗”实行一年多来的实际效果。

“文化艺术如果被污染了,社会也会‘生病’。”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表示,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求,就像对空气和水一样,既有质量要求,又有数量需求。

“本周要播的节目现在正在重新制作,要把马诺的镜头全部删除。”

——安徽卫视《周日我最大》制作人李浩称,不再邀请“拜金女”马诺录制节目。

“我从来没有同意(与孔健合作),严词抗议多次无效。”

——于丹与孔子75代孙孔健反目,称其四本书侵犯了自己的民事权利,发律师函要求新华书店将以上图书下架。

“打死我也没想到,她就是我的一个审查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称,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文化审查员”会冒充读者请他喝茶,讨论文学。

“当一个人手里拿到许可证时,就会立即想靠它赚钱。”

——在日前一场为癌症儿童筹款的慈善酒会上,当俄罗斯摇滚歌手谢夫恰科指责警察只为“他们的老板、钱袋,而不是百姓”服务时,俄罗斯总理普京如是回答。

“我们不能明知那里治安不稳定,还往那里派遣女主播。”

——世界杯即将开幕,日本各电视台做出“禁足令”,鉴于南非的社会治安局势尚不稳定,将不派遣女性主播前往南非。

“皇室要更多的钱就是因为他们太浪费,偷偷摸摸又没有能力。”

——英女王20年来首次要求加薪填补皇室赤字,英国共和党竞选经理史密斯指出,这一要求是“国家的耻辱”。

“如果我说我能忍住这诱惑,那绝对是谎话。”

——俄罗斯反对派“团结党”领导人伊里亚·亚申爆出性丑闻后,称这是政府为“抹黑反对派人士,使用的美人计”。



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

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您的看法和对《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阅读反馈,200字以内者优先发表,稿酬从优。

E-mail:njmengqiu@163.com